



北宋《千里江山图》(局部)。

天然出色

艺术

青黛、窃蓝、暮山紫、海天霞、弗肯红、朱颜酡、东方既白……中国古人对颜色的认知和运用充满审美情趣和东方智慧。在没有化工颜料的古代，他们从自然中取用矿物和植物颜料，从赤、青、黄、白、黑这五种基本色出发，调制出许多充满想象力的间色，并将之运用于纺织、木作、制陶、绘画等领域，创造了艺术美、生活美。

古人的用色传统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夏冰



元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梅瓶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霓裳羽衣，五色氤氲

在我国古代，服饰的款式及颜色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《尚书·益稷》记述了舜对夏禹说的话：“以五彩彰施于五色，作服，汝明。”意思就是用五种色彩制作五种服装，以表明等级的尊卑。“彰施”在此处的意思是“染色”。自西周始，上自帝王、官员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在正式场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均有一定的规范。古人染色主要采用矿物染料和植物染料，其中更自然环保的植物染色衣物更受欢迎。

古人采集植物的花、叶、茎、果、根、皮等，从中萃取提炼不同颜色的汁液，为麻、葛、丝、毛等纤维织品上色，最后用食盐固色，这种染色方法，称作“草木染”。草木染最早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周朝。早期，草木染的染料屈指可数，主要为“蓝、茜、梔”等。染青色用蓝草叶，染红色用茜草根，染黄色用梔子果实。《荀子·劝学》中的“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”，其字面意思描述的是古人用蓝草汁液染青色的场景，在先贤笔下延伸出“学生优于老师，一代比一代强”的含义。

后来，人们发现，用几种基本染料进行套染，能染出不同的间色。至隋唐时期，我国的草木染技术已较为发达，追求绚丽华美的服饰成为一种趋势。在已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中，仅红色系就有银红、水红、猩红、绛红等颜色。在唐代数量众多的乐舞作品中，《霓裳羽衣曲》最为出名。因一曲成名，千百年来，霓裳羽衣成为诗人和画家笔下华美服饰的代名词。据说，杨玉环偏爱石榴红这种颜色，命人制作了石榴裙。而满朝文武大臣对杨玉环行跪拜礼的行为，成为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的出处。

“霄汉之间云霞异色，阊浮之内花叶殊形。天垂象而圣人则之，以五彩彰施于五色”。根据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·彰施》中的记载，至明代人们发现的可用于染色的植物数量大为增加，当时已有色谱，染色方法达20多种。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中，贾母提到过一种极为珍贵的纺织面料——软烟罗，这种面料薄如蝉翼，远远看着似烟雾一样，有雨过天青、秋香、松绿、银红四种颜色。从这些描写也可看出清代染色技术的进步和纺织产品的丰富。

在草木染中，就算使用同一种染料，因染色的工艺、次数、程式、天气的不同，亦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据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妃子暎在庭院里的浅碧色衣料“经夕未收”，被露水打湿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鲜亮的蓝绿色，民间称这种颜色为“天水碧”。

如胶似漆，韬光蕴彩

公元前202年，汉朝建立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不久后，长沙国丞相家女主人辛追的几案上出现了一个纹样独特的盘子——狸猫纹漆食盘。在这个小小的食盘上，黑红二色同时出现，显得古朴又热烈，与“君幸食”三字相得益彰。2100多年后，当这个食盘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重见天日时，其色泽依然鲜亮夺目。

这一奇迹需归功于一种神奇的树脂，那就是漆。作为一种天然涂料，漆不但附着力强，还具有防腐、耐酸、耐高温等特点。刚从漆树上采收的漆为乳白色，接触氧气后变为深棕色，待架起锅炉将其中水分熬干，其颜色趋于正黑色，“漆黑”一词便由此而来。

古人在漆中加入朱砂等颜料，并和之以桐油，搅拌均匀后就得到了红艳的色漆。人们将色漆层层堆叠涂刷于器具的表面（这个过程被称为“髹漆”），来自深山老林的乳白色汁液就这样化为古人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自此，漆黑配朱红，成了沉淀在民族记忆里的最佳组合色。

漆被称为“东方的皮肤”，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植物染料之一，和丝绸、陶瓷一样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。从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漆弓可以推断，漆已伴随我们至少8000多年。它曾装饰过买椟还珠的“椟”，举案齐眉的“案”，曲水流觞的“觞”……

漆来自大自然，光滑润泽、防腐耐久，用漆加工制作的漆器在长时间保存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，古人珍爱漆器的传统由来已久。从战国和汉代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可以大致推断，那时的人们尤其是达官显贵，生前在家具、食器上髹漆，刻上吉祥的纹样和美好的祝福，死后归于髹漆的棺椁，棺椁上绘制羽化登仙的图案，对漆器的钟爱贯穿生命的两端。或许，这正是辛追夫人墓中放有狸猫纹漆食盘的原因。

千里江山，只此青绿

在甘肃敦煌莫高窟，每当朝阳穿过尘埃，照亮清冷的洞窟，来自唐朝的颜色就醒了。在红、蓝、绿、棕黑、白等色系的30多种颜色中，有一抹绿色最为令人着迷，它来自石绿和石青。

石绿和石青是创作传统壁画和国画需要用到的重要颜料，分别取自天然矿物孔雀石和蓝铜矿，二者经常相伴而生。石绿和石青呈蓝绿色，色感平和、安静，适合用于营造一种宁静、清雅的空间氛围。在



朱砂粉。



石青粉。

莫高窟的各个洞窟里，它们被历代画师频繁使用，以构筑凤鸟逐光、绿花回春的佛国世界。

包括石绿、石青在内，莫高窟壁画用到的天然颜料有的产自本地，有的来自国内其他地区，还有的是从边境贸易中获取的。南朝梁时陶弘景所编《本草经集注》记载：“空青……凉州（古时曾辖武威、敦煌等地）西平郡有空青山，亦甚多。”这里的“空青”就是石青。

无独有偶，及至宋代，画家王希孟在他的传世名作《千里江山图》中，将石绿和石青在国画中的运用升华至登峰造极的境界。展开这幅壮美的大宋山水画卷，石绿和石青晕染的每一处山峦都是分层设色，深绿和浅绿间隔，表明山的远近层次、连绵不断，行笔落墨处，尽显千古风流。

在传统绘画中，除了石绿和石青这两种流传最久远、最受重视的矿物颜料外，与雄黄相对应的雌黄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雌黄属单斜晶系矿石，稀有珍贵，古时民间画师中流传着“四两雌黄，千层金片”之说。

雌黄是黄色中最富有艺术气息的色彩，它纯正、清晰、明亮，最接近金色。此外，它的稳定性和覆盖力也十分出色，加之敦煌附近产雌黄，古代画师就地取材，因此在盛唐时期的石窟壁画中，雌黄成了绘制佛像服饰的主打色。正因如此，雌黄也被人称为“敦煌黄”。

千娇百媚的颜色，源于天地之间，经由华夏先民的双手，从幽深的地下和广袤的山林里走出，停留在绸缎上、器皿上、家具上、画纸上、陶瓷上，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姿多彩的生活。可以说，正是一颗向往美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，成就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有声有色、秀色可餐。■



明别红花卉纹圆盒。